

書評：*Collectiv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dentity-Based Movement of Plain Indigenous in Taiwan* [原住民族的集體權利—台灣平埔族之族群認同運動]
by Jolan Hsieh (謝若蘭)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Hardback, 144 pp., ISBN 0415977452)

評台灣平埔族之族群認同運動

謝國斌

興國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在平埔研究似乎漸趨消沈的今日，東華大學謝若蘭教授這本新書的問世對於平埔研究者而言可以說是令人振奮的事。這本書是謝教授依據其博士論文改寫而成（Hsieh, 2002），由國際知名的 Routledge 出版公司於 2006 年 3 月出版，主要內容聚焦於台灣平埔族之族群認同運動。此書檢視原住民集體權利之學術文獻以及聯合國相關的規章，為台灣平埔正名運動提供了深厚的理論與法理基礎，作者也藉由對平埔族裔與平埔運動領袖的深度訪談以及問卷調查，輔以民誌學的田野觀察筆記，對台灣平埔族正名運動作了多面向的檢視，此書對於台灣平埔研究者以及關切原住民權利的人可以說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本文將從平埔族裔之族群認同角度切入來檢視台灣平埔族之族群認同運動，並針對謝教授所提出的平埔認同運動提出評論。

壹、平埔族群認同研究之重要性

平埔研究雖然曾經被平埔研究者自嘲為「學術雞肋」，但是近年來儼然轉變成台灣研究的顯學。過去和平埔研究取向主要可分成歷史取向與田野取向兩大類型（潘英海，1987；康培德，2001），根據筆者估計其中大

約有六成以上的平埔研究著述採取歷史研究取向¹，即使用歷史研究法，探究歷史文獻，並把平埔族視為歷史的客體來研究（謝國斌，2006）。雖然歷史取向的研究不見得意味著人們已經將平埔族視為「歷史」，但卻有忽略當下平埔族人的生活經驗之虞。

而為數較少的田野取向研究則多以調查今日平埔族殘存的文化為重點（例如，石萬壽，1990；潘英海，1998），此類著重族群文化（甚至只是單一文化—傳統宗教）的單一面向研究取向也讓不少已經改宗基督教或漢人宗教的平埔族裔，被排除在研究範圍之外，也因而不被平埔運動領袖視為重點訴求的對象。有些平埔族裔雖然已經不再保有學者們所認定的平埔文化，但是他們至少還保有美國社會學家 Hebert Gans (1979) 所說的「象徵認同」（symbolic identity），他們仍知道自己是平埔族裔，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誰（謝國斌，2005）。像這類的平埔族裔過去幾乎都是被忽略的，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剝奪這類平埔族裔主觀之族群認同歸屬之權利。況且，多數社會學者認為主觀的族群認同是一個族群存在的必要條件之一（Yinger, 1986; Weber 1978），因為族群成員必須透過族群認同才能區別我群與他群的差異，若單從文化傳統或遺跡的發現來宣稱當代平埔族群的存在也是有

¹ 過去以歷史研究為主要的平埔研究傾向可歸納三個主要原因（謝國斌，2006）。首先是在跨學科的平埔研究群裡，歷史學者或其指導的學生佔了多數。其次，歷史研究法比田野研究法更具有簡便的研究優勢。第三，平埔族已廣泛被視為已消失的族群，所以很多人將之視為「歷史」客體來研究。根據筆者個人近年來密集投入平埔文化與平埔認同之研究發現，研究方法之限制可能是導致平埔研究消退的關鍵因素。如前所述，過去的平埔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首先是歷史文獻分析，此領域的研究人員以歷史學者為主；其次是小規模的田野個案觀察或訪談研究，此領域的研究人員以人類學家為主。研究人員之專業偏好無疑會導引其研究方法的選擇，但是平埔研究本身的困難度（例如一般民眾對平埔族的了解有限、平埔族裔已高度漢化喪失平埔認同、平埔族裔不願意配合談論其曾被污名化的族群背景等）也牽引了研究人員對於研究方法的選擇，例如美國人類學者 John Shepherd (1993) 因諸多的田野調查困境而捨棄人類學者常用的田野調查法改以蒐集並分析歷史文獻來完成其博士論文（潘英海，1987）。以其他人類學家而言，能完成多村落之詳細訪談調查者可以說是微乎其微，美國人類學家 Melissa Brown (1995) 以深度訪談四個村落之耆老來完成其博士論文算是較大規模者，但是其並未進行較為全面之訪談調查。

所不足的，因為若那些所謂的平埔族裔完全沒有平埔族的知識或認同，縱使他們保有或進行所謂的平埔族文化傳統，他們可能也會認為他們所進行的文化活動是漢人的文化活動，那麼久而久之那些漢化的平埔文化傳統就更不復可辨而終至消失了。

因此主觀之「族群認同」研究很重要，而謝若蘭教授從平埔族之族群認同運動作為平埔研究的切入點，可以說相當適合今日平埔研究的需求。謝教授採取質量混合的研究方法，對平埔認同與平埔正名運動作了相當程度的檢視。首先，她透過參與四次平埔運動相關之集會以及電話訪談的方式訪問了 172 位積極參與平埔正名運動的參與者。其次，她以滾雪球（snowball sampling）的方式，總共進行了 28 份的深度訪談，其中 5 份訪談政府官員，12 份訪談南部西拉雅村落的村民，另外 11 份訪談了平埔族之族群領袖。此外，她也採用參與者行動研究的途徑（participatory-action research），在南台灣西拉雅族的故鄉進行遊記式的民族誌訪談，作為身為西拉雅族裔的一種省思筆記。

作者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 52.9%的人認同自己是平埔族。基於抽樣方法與樣本代表性的問題，這個數據雖然對了解今日一般平埔族裔的族群認同態度並沒有太大的意義，但至少能顯示出台灣當前的確還有清楚認同自己是平埔族的人之存在。在作者的量化分析裡，「是否贊成政府承認平埔族的原住民地位」是另一個重要的議題，在 172 個受訪者裡有 71.5%的人贊成正式承認平埔族之原住民地位，其中平埔族裔贊成的比例更高達 98.9%。這個研究發現告訴我們多數參與平埔運動的人贊成政府正式承認平埔族之原住民地位，然而很遺憾的是，這個研究並無法告訴我們住在平埔聚落的一般平埔族裔對平埔正名到底持何種態度？從作者的田野筆記與深度訪談資料可以約略發現，一般的平埔族裔似乎並不是很熱衷平埔正名，也不是很在乎政府到底要不要承認平埔族的原住民地位。

此書對平埔認同的研究雖然提出了相當具前瞻性的發現與看法，但很可惜作者並沒有特別針對今日一般平埔族裔進行更大規模的族群認同研

究。很湊巧的是²，筆者曾於 2003 年在南台灣兩個文獻上有記載的平埔村落進行村族群認同的抽樣調查 (K. P. Hsieh, 2004)，或許可作為補充說明。當時筆者以面對面訪談的方式總共抽樣了 230 人，其中有 33.2% 的受訪者 (共 76 人) 清楚認同自己是平埔族，另外有 14.4% 的人雖然傾向認為自己是漢人，但卻也同時表示自己有平埔血緣，而高達 48.5% 的受訪者則認同自己是漢人。在這 76 名認同自己是平埔族的人當中，有高達 90.7% 的人贊成政府正式承認平埔族的原住民地位。

貳、平埔認同研究注意事項

以「是否贊成政府正式承認平埔族之原住民地位」這個命題而言，筆者的抽樣調查結果與謝若蘭教授的問卷調查結果是相當符合的，也就是說具有清楚平埔認同的人往往也會傾向贊成政府正式承認平埔族的原住民地位。不過，謝若蘭教授在南台灣平埔聚落的田野觀察以及對一般平埔族裔的深度訪談似乎得到不同的答案，即一般平埔族裔並不是很熱衷平埔正名運動。筆者認為這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者對「誰是平埔族」有不同的定義所導致。

根據謝若蘭教授詳盡的田野日誌 (頁 59-76)，我們可以看出她以平埔族裔的身份，省思了「發現」自己就是平埔族的心路歷程。與不少平埔文化研究者以及平埔領袖一樣，我們也可以從字裡行間看出她從發現到認同自己平埔背景的悸動，也可以嗅到她對漢民族政府同化政策的不滿，當然也可感受到她對一般平埔族人不似平埔領袖般對平埔認同的重視而感到無奈與憂心。由於她以參與者行動研究的途徑，對著平埔正名運動抱持著一種如 John Shepherd (1993) 所說的族群「救贖」的心情，因此文章中我們

² 這是一件很湊巧的事，筆者與謝若蘭教授擁有相同的漢姓，故鄉也都在南台灣。但是當初筆者在南台灣進行田野研究時，並不曉得謝若蘭教授有進行相關的平埔認同研究，直到資料蒐集完畢之後，於論文寫作過程中才透過論文搜尋系統獲得謝教授所寫的博士論文。

可以感受到作者不時以相當主觀的感受去詮釋以及評價其所遇到的人是不是平埔族，例如作者於田野筆記一開始即寫到在南台灣鄉間問路時遇到一位長者的情形，她說：「這個老人有點黑的皮膚，大而圓的眼睛與深邃的眼眶，我於是了解我已經來到西拉雅族的故鄉」（頁 59）。另外，作者又提及她拜會一位負責祀奉田頭阿立祖婦女的情形，一般研究者多會把祀奉阿立祖的人視同為平埔族，作者似乎也不例外，當該位老婦表示自己是漢人，而祀奉阿立祖只是因為買土地而承繼了祀奉阿立祖的義務，作者即作了「根據她的臉部特徵，我確定她是（平埔族）！」（頁 68）這樣的註解。

筆者認為，黝黑的皮膚與深邃的五官雖然是典型的平埔族之特殊體質特徵，但是並非所有的平埔族人都是如此，也不是皮膚黝黑以及眼睛深邃的人就是平埔族或原住民。在筆者的田野調查經驗裡，有不少人長得很「漢人」，可是卻有濃厚的平埔血緣而且也堅信自己是平埔族人；相對地，也有人長得很「原住民」，但卻有濃厚的漢人血緣而且也認為自己是漢人。膚色與五官特徵雖然是區別平埔族與漢人族群差異的指標之一，但卻不是必要條件，也非充分條件。筆者以為，主觀的族群認同才是最重要的，就實證經驗來看，一般西拉雅平埔族裔主觀認同的重要基準包括族譜血統的認同、宗教文化的認同（例如祀奉阿立祖）、甚至只是居住地的認同等（謝國斌，2005）。

當筆者在南台灣所謂的平埔村落進行抽樣訪談時，單就研究地點（例如吉貝耍）就足以令許多研究者認定該地的居民都是平埔族，但是事實顯示，從過去至今已經有不少外庄的漢人遷入或嫁入，這些移入之漢人雖然也入境隨俗地祀奉當地的平埔神明，但多數的移入者仍保有漢人的族群認同。因此，筆者以為，研究者或族群領袖在認定「誰」是平埔族時，應該尊重被研究者之主觀認同。或許有人會說，在平埔聚落裡認同自己是漢人的人是受到政府同化政策的洗腦而產生錯誤的認同，但是我們必須反省思：研究者或族群領袖如何能確定被研究者的認知是錯的，而自己的認知才是對的？縱使我們可以從日本時代戶籍資料去查證得知某村落某姓氏的

人就是平埔族，但這不但陷入漢人之父系認同架構的迷思，而且可能也忽略有多重族裔背景之「混血者」的族群選擇權利（Waters, 1990）。此外，誠如歷史學者詹素娟（1994: 3）所言：「若我們否認漢化的事實，而去利用各種歷史文獻，證明某群人、某個聚落，（曾經）是平埔族的某族或某社；甚至強要平埔後裔承認、改變他們向來熟悉的認知，而不問對『此時此刻』的人們應有的尊重，則這些有關往事的知識，又有什麼意義？」。

美國人類學者 Melissa Brown (1995: 135) 於 1990 年代初期在南台灣的平埔聚落研究時也有這種感慨，她說：「平埔研究者傾向於將平埔傳統聚落裡的居民逕自視同為平埔族，而忽略文化與語言上的認同，也忽略因與漢人通婚而也有漢人血統的事實。」在筆者實際的田野訪談經驗中，許多受訪者雖然也傾向認為自己應該是平埔族，但是他們並不是百分之百確定³，他們也表示只要有確切的證據可以證明自己就是平埔族，他們很樂於接受，只不過在證據尚未充分的情境下，別人硬要強迫他們「承認」自己是平埔族，他們表示無法接受。

雖然筆者個人也贊成平埔族的正名運動，也認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 2001 年所公布的『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保護原住民與少數族群文化的理念。但是個人也認為在今日多數平埔族裔已擁有多文化背景甚至多血緣背景的前提下，以柔性的方式尊重平埔族裔的主觀族群選擇才是較佳的爭取認同的策略。因此，筆者建議研究者或平埔復振運動的族群領袖在界定誰是平埔族時，一定要尊重人們的主觀認同，否則可能會適得其反，反而得不到潛在平埔族裔的認同。很可惜的是，當研究者或族群運動領袖抱持著族群復振或救贖的熱切心情來看待平埔正名運動時，強烈的使命感往往會使其處於強勢而主觀的地位，這時候反而可能會使得一般的平埔族裔陷

³ 今日多數平埔族裔已經在文化、居住空間、血緣上與漢人高度同化，雖然他們在某個層面仍可被界定為平埔族，但何嘗又不能被界定為漢人或是混血者，因此人們往往有多重族群選擇的可能性。

於立即作族群選擇的壓力，而讓平埔復振運動之族群領袖錯失獲得更多平埔族裔響應的機會。

參、平埔運動與本土化政治運動的連動

如前所述，筆者與謝若蘭教授「湊巧」都在近幾年作了平埔認同的相關研究。事實上，若仔細分析，這個巧合也是有跡可尋的，我們的研究其實都反映了某個時代的文化政治潮流。

檢視過去數十年來的平埔之相關學術著作發表情形⁴，我們可以發現平埔研究的興衰與政治情勢的演變有密切的連動關係，從戒嚴時期至今，平埔研究大致上可以區分成三個時期（謝國斌，2006）：（一）戒嚴時代的沈潛期（1987 年以前）。這個階段由於政治以及意識型態上強調大中國思想，所以屬於台灣本土性的議題自然無法被關注凸顯，其中屬於最本土的台灣平埔研究也因而成為所謂的「學術雞肋」。（二）1988 年至 2000 年平埔研究的興盛期。這段期間平埔研究的興盛與台灣政治情勢的轉變有密切的關連，政治的解嚴伴隨而來的是對本土歷史文化的解禁與關注，而過去鮮少為學術界所關注的平埔議題便成為最具本土代表性的研究議題之一，平埔研究也從「學術雞肋」變成顯學，到了 2000 年達到最高峰。（三）2001

⁴ 筆者曾以國家圖書館的的期刊以及學位論文搜尋系統為參考根據查詢過去幾十年來平埔研究的成果，於 2006 年 5 月 17 日分別以國家圖書館的「中文期刊目錄索引影像系統」以及「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查詢，輸入關鍵字「平埔」二字，分別查得期刊文章 202 筆，文章發表年代最早從 1970 年開始，最新至 2005 年；以及碩博士論文 39 筆，論文發表年代最早從 1985 年開始，最新同樣也到 2005 年。筆者發現政治的更迭與平埔研究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1987 年解嚴前，平埔研究文章在學術期刊發表的數量每年只有零星的 0 至 4 篇，總數只有 16 篇；學位論文更只有 4 篇而已。然而，從 1989 年開始，平埔相關的學術文章即快速攀升，到 2000 年達到最高峰（共 23 篇）。從 1989 到 2000 年這段期間，發表於期刊的文章總共有 118 篇，學位論文有 17 篇。然而從 2000 年達到高峰以後，近五年來的平埔研究有呈現緩和甚至下滑的趨勢，2004 年總共有期刊文章 12 篇，而 2005 年的相關文章更只剩 11 篇；就以學位論文而言，2003 年總共有 8 篇達到最高峰，之後即呈現一路下滑的趨勢（謝國斌，2006）。

年迄今平埔研究的趨緩期。此一階段平埔研究截至目前為止似乎有退潮的跡象。究其原因除了平埔研究本身可能已達到某程度的瓶頸以外⁵，也似乎與此階段之本土文化政治論述之漸趨飽和與消退有關。

根據平埔研究發展時期來看，謝若蘭教授的研究可以說是萌發於平埔研究的興盛期，但此書的正式發表卻於趨緩期。如前所述，以目前已趨緩和的平埔研究而言，這本新書的問世不啻是為漸趨緩和的平埔研究打了一劑強心針。不過筆者比較擔心的是，這本新書會不會只是平埔研究興盛期的剩餘產品而已？根據作者所述，此書的研究構想源於 1990 年代末期，而正式的研究執行於 2001 年至 2002 年之間，首次的發表則於 2002 年以博士論文的形式出現，作者的研究顯然受到平埔研究興盛期的影響。從 2002 年迄今雖然僅有四年，但許多當初所設定的研究情境目前已經有大幅度的改變，這一點是讀者於閱讀此書時必須注意的。

作者寫這本書的時空背景正是台灣最強調「本土化」的時代，而原住民運動或平埔正名運動也正隨這這股本土化運動而勃興。就筆者看來，平埔正名運動與其說是原住民族追求民族自決的自發性運動，還不如說是本土化政治運動的副產品。也正因為平埔正名運動只是副產品，當本土化的政治運動熱潮已趨於消退的同時，平埔正名運動甚至是平埔研究也都跟著消沈。這種情形我們除了可以從相關的平埔研究之學術發表消長情形可以看出，我們也可以從學界的平埔研究學會的活動，各地方的平埔文化協會的興衰，以及官方贊助之地方平埔文化活動的消退看出端倪⁶。

⁵ 此一趨勢與過去所盛行的歷史取向研究有關（謝國斌，2006）。

⁶ 例如筆者今年在台南縣六重溪進行平埔認同調查研究時，發現當地著名的六重溪平埔夜祭活動因官方經費的支助與否有很大的落差。當地居民表示，他們從以前就有定期到平埔公廨拜拜的習慣，但於 1999 年開始在行政院文建會的經費贊助下，由白河鎮的「店仔口文教協會」承攬了官方贊助的平埔夜祭活動，隔年當地人旋即成立自己的「台南縣六重溪平埔協會」，接手經費來舉辦活動。官方贊助且具觀光性質的「六重溪平埔夜祭」只風光到 2001 年，之後因贊助經費的減少，勉強舉辦小型活動至 2003 年，此後至今則完全沒有經費，官方贊助的平埔夜祭活動因而停擺。不過當地的居民還是繼續從事他們以前未被官方介入時的祭祀活動，只是少了官方的經費贊助與活動宣傳。

無論如何，在多數平埔族裔已具多文化背景甚至多族群背景的今日，平埔正名或平埔復振運動著實有其困難性，再加上本土化政治運動已某種程度不再能夠作為平埔運動的支柱時，平埔運動似乎面臨更大的困境。因此筆者建議，平埔復振者在推動平埔認同運動時，除了爭取官方的支持以外，也應該多從一般平埔族裔的角度來思考，以爭取更多平埔族裔的認同。畢竟一個族群的存續除了官方的承認以外，族群成員主觀的族群認同也很重要，而要讓有多族群背景的潛在平埔族裔選擇認同平埔族，「救贖」式的強勢作為並非最好的策略。

參考書目

- 石萬壽。1990。《台灣的拜壺民族》。台北：台原出版社。
- 康培德。2001。〈十七世紀的西拉雅人生活〉。收於詹素娟、潘英海（編）《平埔族群與台灣歷史文化論文集》頁 1-31。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詹素娟。1994。〈平埔速寫〉。《山海文化雙月刊》5 期，頁 2-5。
- 潘英海。1987。〈台灣平埔族研究的困惑與意義〉《台灣風物》37 卷 2 期，頁 157-65。
- 潘英海。1998。〈「文化系」、「文化叢」與「文化圈」：有關「壺的信仰叢結」分與西拉雅族群遷徙的思考〉。收於劉益昌、潘英海（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頁 163-202。台北：中央研究院。
- 謝國斌。2005。〈高雄縣內門鄉平埔族之探源與現況〉《台灣風物》55 卷 2 期，頁 69-84。
- 謝國斌。2006。〈平埔研究的困境與展望〉發表於「通識教育與國際文化學術研討會」。台北：真理大學通識教育學院，4 月 22 日。
- Brown, M. J. 1995. "We Savage Didn't Bind Feet:" *The Implications of Cultural Contact and Change in Southwestern Taiwan for An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 Gans, Herbert J. 1979. "Symbolic Ethnicity: The Future of Ethnic Groups and Cultures in Americ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 No. 1, pp. 1-20.
- Hsieh, Jolan. 2002. *Pingpu Indigenous Peoples' Collective Rights and Identity-based Movements in Taiwan*. Ph.D. Dissertatio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Tempe.
- Hsieh, Kuo-Pin. 2004. *Explaining Variations in the Persistence of Ethnic Identity*:

- Comparing Plains Aborigines in Two Taiwanese Communities.* Ph.D.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 Shepherd, John R. 1993.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ters, Mary C. 1990. *Ethnic Options: Choosing Identities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eber, Max. 1978. "Ethnic Groups," in *Economy and Society*, pp. 385-9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Yinger, J. M. 1986. "Intersecting Strands in The Theorization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J. Rex, and D. Mason, eds. *Theories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pp. 20-4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